

魯迅

文學獎作品選

短篇小說卷



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

魯迅先生命名的魯迅文學獎，是為鼓勵優秀

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

六四 論評論的創作，鼓勵優秀中外文學作品的翻譯，

國文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而設立的，

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1

短篇小說卷

人間出版社 合作出版
中國作家協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1, 短篇小說卷．-- 初版.--

臺北市：人間，2013. 11

436 面：15×21 公分

ISBN 978-986- 6777-66-0 (平裝)

857.61

102023222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1

短篇小說卷

出版者 人間出版社

發行人 呂正惠

社長 林怡君

地址 台北市長泰街 59 巷 7 號

電話 02-2337-0566

郵撥帳號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排版印刷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8221-8866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 2013 年 11 月

定價 新台幣 350 元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出版說明

魯迅文學獎為大陸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分七類評審，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評論、文學翻譯。長篇小說的選拔由茅盾文學獎負責。就文學體裁、門類而言，魯迅文學獎選拔範圍更為完整。凡評獎年限內發表（包括在擁有互聯網出版許可證的網站上發表）、出版的作品均可參加評選。魯迅文學獎每三年評審一次，自 1995 年開始舉辦，至今已歷五屆。

大陸的文學獎跟台灣的文學獎最大的不同是，大陸的文學獎均就已發表作品進行推薦選拔，而台灣的文學獎則由新進作家將從未發表的作品投稿參選。台灣的文學獎重視提拔新人，而大陸的文學獎則在眾多作家、作品中進行選拔。台灣文學園地較小，新人出頭不易，因此台灣的文學獎均重視新進作家的培養。反之，大陸雜誌、報刊眾多，發表作品比較容易，在已發表作品中進行選拔，確有必要。

大陸文學獎還有一點跟台灣不同。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均由中國作家協會負責，具有官方性質。另外，凡是參與評選的作品，以及最後進入決選的作品，均先在網路上公告，由讀者反映是否合乎資格（如有抄襲，讀者馬上可以舉

發)。決選作品尚未投票前，讀者均可在網上發表意見，供評審委員參考。

魯迅文學獎的評選標準重視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容易被大眾所接受的作品，因此，風格上與台灣的文學獎頗有差異。我們引進魯迅文學獎的作品選，一方面想讓台灣讀者了解大陸文學獎的狀況，二方面也可以透過這些作品接觸另一種型態的寫作方式。兩岸的讀者與作者如果能互相觀摩、交流，相信對於兩岸的文學發展都會產生有利的促進作用。

目錄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出版說明	③
緩慢、悠長，世故而本真	
——序《魯迅文學獎作品選—短篇小說卷》	
蘇敏逸	⑤
王祥夫	1
上邊	3
孫惠芬	23
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	26
魏 微	95
大老鄭的女人	97

葛水平	127
喊山	129
田 耳	187
一個人張燈結彩	189
潘向黎	259
白水青菜	261
郭文斌	281
吉祥如意	283
范小青	301
時間簡史	303
次仁羅布（藏族）	325
放生羊	328
喬 葉	349
最慢的是活著	351

王祥夫

王祥夫小傳

王祥夫，原籍遼寧瀋陽，現居山西大同。1984年開始文學創作，著有長篇小說《蝴蝶》、《生活年代》、《種子》、《百姓歌謠》、《咬緊牙關》。小說集《永不回歸的姑母》、《西牛界舊事》、《從良》。散文集《子夜隨筆》、《雜七雜八》等。近年來的中短篇小說代表作有《雇工歌謠》、《城南詩篇》、《兒子》、《懷孕》、《我愛臭豆腐》、《橡膠給人們的幸福》等。作品多被譯為英、法、日、德文在國外出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小品文選刊》雜誌主編。

評委會評語

王祥夫長期致力於中短篇小說創作，善於將人生的重大主題隱匿於平常人群、平常生活和平常情態之中，謳歌人性的美好。《上邊》把關注的焦點凝聚於普通人的平淡生活及其美好情感，把世俗的人間親情傳達得細膩感人。作品描繪了一幅樸素動人的山居鄉村圖畫，作品中一些感人至深的細節表現出作者傳統文化的道德取向和觀察生活的獨到眼光。

上邊

王祥夫

外邊來的人，怎麼說呢？都覺得上邊真是個好地方，都覺著上邊的人搬到下邊去住是不可思議？這麼一來呢，就顯出劉子瑞和他女人的與眾不同，別人都搬下去了，上邊，就只剩了劉家老倆口，好像是，他們是留下來專門看守上邊的空房的。人們都知道，房子這種東西就是要人住才行，一旦没人住就會很快破敗下來。一開始，人們搬下去了，但還是捨不得上邊的房子，門啦窗子啦都用石頭堵了，那時候，搬下去的人們還經常回來看看，人和房子原是有感情的。後來，那房子便在人們的眼裡一點點破敗掉，先是房頂漏了，漏出了窟窿。但是呢，既然不再住人，漏就漏吧，結果那窟窿就越漏越大，到後來，那房頂就會慢慢塌掉。人們一開始還上來得勤一點，到了後來，下邊的活計也忙，人們就很少上來了。有些人家，雖然搬下去了，但上邊還有一些碎地，零零星星的碎地，一開始還上來種，到了後來，連那零零星星的碎地也不上來種了。這樣一來呢，上邊就更寂寞了，人們倒要奇怪老劉家怎麼不搬下去？外邊的人來了，就更是覺

得奇怪。村子破敗了，味道卻出來了，好像是，上邊的村子要是不破敗倒沒了味道，破敗了才好看，而這好看的破敗和荒涼之中卻讓人意外地發現還有戶人家在這裡生活著，卻又是兩個老人。這就讓這上邊的村子有了一種神秘感，好像是，老劉家真是與眾不同了。這倒不單單因為老劉家的兒子在太原工作。

人們把這個村子叫「上邊」，因為它在山上，村子的後邊也就是西北邊還是山，山後邊呢，自然還是山。因為是在山裡，房子便都是石頭蓋的，石頭是那種白色的，給太陽曬得晃眼。村子裡的道路原是曲曲彎彎的，曲曲彎彎的道路也是石頭鋪的，是那種圓石頭，起起伏伏地鋪過來鋪過去，道路兩邊便是人家，人家的牆也是石頭砌的，高高低低的石頭牆裡或是一株樹，或是劉子瑞今年種的玉米，今年的雨水又勤，那玉米就長得比往年格外好，綠得發黑，年輕力壯的樣子。既然人們都不要那院子了，老劉便在那荒敗的院子裡都種上了莊稼，這樣可以少走一些路，村子外的地就可以少種一些。老劉的院子呢，在一進村不遠的地方，一進去，左手是三間矮房，窗台下就是雞窩。右手是一間牲口棚，那頭驢在裡邊站著，嘴卻在永遠不停地動。驢棚的頂子上曬滿了玉米，緊靠著牲口棚是一間放雜物的小房，房頂上堆滿了穀草，房子裡是那條狗，來了人會撲出來，卻給鐵鏈子拴著。因為給鐵鏈子拴著就更憤怒了，不停在叫，不停在叫，也不知是想咬人一口還是想讓人把牠給放開。而那些雞卻不怕

牠，照樣在牠的身邊尋尋覓覓，有時候呢，還會感情曖昧地輕輕啄一下狗，親昵中有些巴結的意思，又好像還有些安慰的意思在裡邊。老劉家養了一院子的雞，那些雞便在院子裡到處刨食，這裡刨一個坑，那裡刨一個坑，坑裡有什麼呢？真是讓人莫名其妙。有兩隻雞不知是老了還是得了什麼病，最近毛都脫光了，露出紅紅的雞皮，好像是，雞也知道好看難看，別的雞也許是嫌這兩隻雞太難看，便不停地去啄牠，你啄一下，我啄一下，這兩隻雞身上的毛便更少。雞這種東西，原來都是勢利眼，劉子瑞的女人把玉米往院子裡一撒一撒，這就是在餵雞了，而那些雞卻偏偏不讓這兩隻脫了毛的雞吃食，只要這兩隻雞一表現出要吃食的欲望，別的雞就捨棄了吃食而對那兩隻雞群起而攻之。有時候，這兩隻雞簡直就給啄暈了，就縮在土坑裡，閉著眼，像是死了，卻是活著。等別的雞吃完了，這兩隻雞才敢慢慢慢慢站起來，脫了毛的雞真是難看，紅紅的，腿又是出奇地長，每邁一步都很誇張的樣子，啄食的時候，要比別的雞慢好幾拍，好像是，那只是一種試探，看看別的雞是不是同意自己這麼做。這也是一種日子。

日子呢，是什麼意思？仔細想想，倒要讓人不明白了。比如就這個劉子瑞，天亮了，出去了，去弄莊稼去了，他女人呢，跼著小腳去餵驢，然後是餵雞，然後呢餵那條狗。日頭高起來的時候又該做飯了，劉子瑞女人便又跼著小腳去弄了柴火，把灶火點著了，然後呢，去洗山藥了，洗好了山

藥，那鍋裡的水也開了，便下了米。鍋裡的水剛好把米埋住，這你就會明白劉子瑞女人是要做稠粥了。水開了後，那米便被煮漲了，水不見了，鍋裡只有「咕咕嘟嘟」的米，這時候劉子瑞的女人便把切好的山藥片子一片一片放在了米上，然後蓋了鍋蓋。然後呢，便又去撈來一塊老醃菜，在那裡「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地切。然後是，再用水淘一淘，然後是，往老醃菜絲裡倒一點點麻油。這樣呢，飯就快要做好了。飯做好的時候，劉子瑞的女人便會出去一回回地看，看一回，再看一回，站在院子的門口朝東邊看，因為劉子瑞總是從那邊上來。她在這院門口簡直就是看了一輩子，從前呢，是看兒子回來，現在呢，只有看自己的男人。有時候，連她自己都覺著自己有些奇怪，為什麼不搬到下邊去住？好像是，她怕這個她住了一輩子的村子寂寞，她對村子裡的一草一木太熟悉了。要是自己走了呢，她常常問自己，那莊稼，那樹，那鴿子該怎麼辦？要是兒子一下子從太原回來呢？怎麼辦？她這麼一想的時候，就好像已經看到了院子裡長了草，房頂上長了草，好像是，都已經看到了兒子站在院門口失望的樣子。兒子已經有好長時間沒回來過了。好像是，她現在已經習慣了。

當時，下村的劉澤祖就是從東邊的那條路把兒子給他送來的。兒子當時才六歲，看上去呢，像是三四歲，太瘦太小。村裡的人都說怕這孩子不好活，說不要也罷。劉澤祖呢，說這孩子也不知是哪裡來的？在麻鎮走來走去跟個狗似的

已經有一個多月了，又不是麻鎮上的人。鎮上的人說天也要冷了別把這孩子凍死，誰家沒孩子就把他領走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劉澤祖當時正在鎮裡開村幹會，就把這孩子給劉子瑞背了回來。這都是多會兒的事情了。人們都知道劉子瑞的女人不會生孩子，她是三十歲上抱的這孩子，這孩子來劉子瑞家的時候已經六歲，這孩子叫什麼？叫劉拴柱，意思全在名字裡了，是劉子瑞和他女人的意思。這孩子也真是爭氣，上學唸書都好。在上邊村住，要唸書就要到下邊去，多少個日子，樹葉子一樣，原是算不清的，劉子瑞的女人總是背了這個拴柱往下邊村送，劉子瑞的女人偏又是小腳，背著孩子，那路怎麼好走？下坡，叉著腿，一步一步。一年級，兩年級，三年級就是這樣過來的，天天都要送下去，放學的時候，還要再下去，再把拴柱背回來，一直到上四年級那年冬天，是劉子瑞女人大病了一場，山裡雪又大，劉子瑞又正在修乾渠，劉子瑞的女人才不再接送這個孩子。人們都說生的不如養的親，這話什麼意思呢？劉子瑞的女人再清楚不過，親就是牽腸掛肚。比如，一到拴柱下學的時候，劉子瑞的女人就坐不住了，要到院子外去等，等過了時候，她便會朝外走，走到村巷外邊去，再走，走到下邊的那棵大樹那邊。再走，就走到村外了。那小小的影子呢，便也在遠遠的地方出現了，一點一點大起來也就走近了。日子呢，也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過去又過來。就是現在，天下雪了，劉子瑞女人就會想兒子那邊冷不冷？颳風呢，劉子瑞女人就又會想兒子那邊

是不是也在颳風。兒子上中學時的筆記本子，現在還在櫃頂上放著。櫃頂上還有一個鐵殼子鬧鐘，現在已經不走了，鬧鐘是兒子上學時買的。鬧鐘上邊是兩個鏡框，裡邊是照片，兒子從小到大的笑都收在那裡邊。鏡框裡邊還有，兒子同學的照片。還有，兒子老師的照片。還有，兒子搞過的一個對象，後來吹了，那照片卻還在那裡。劉子瑞的女人有時候還會想：這姑娘現在結了婚沒？還有，一張請帖，紅紅的，什麼事？請誰呢？劉子瑞女人亦是不知道，總之是兒子拿回來的，現在，也在鏡框裡。

玉米是個好東西，玉米可以煮上吃的時候也就是說快到秋天了。今年上邊的玉米長得出奇的好。玉米棒子，怎麼說呢，用劉子瑞的話說「長得真像是驢球！」劉子瑞上縣城賣了一回驢球樣的玉米，他還想再去多賣幾回，他發愁地裡的玉米怎麼收？收回來怎麼放？房頂上都堆滿了，總不能讓玉米在地裡待著。偏巧呢，天又下開了雨，而且是下個不停。屋子又開始漏了。劉子瑞上了一回房，又上了一回，用塑料布把房子苫了一回，但房子還是漏。劉子瑞女人把柴禾抱到了東屋裡，東屋的炕上攤了些糧食，炕著。東屋也漏，炕上便也放幾個盆子。劉子瑞的女人時不時要去倒那盆裡的水，端著盆，叉著腿，一下，一下，慢慢出去，院子裡簡直就都是稀泥。那些鷄算是倒了楣，在驢圈門口縮著發愁，半閉著眼，陰陽怪氣的樣子。那兩隻脫毛鷄好像要把頭和翅子都重新縮回到肚子裡去，或者是，想再縮回到一個蛋殼裡去，只

是，現在沒那麼大的蛋殼。劉子瑞的女人把盆子裡的水一盆一盆都倒在院子外邊去。院子外邊的村道是個斜坡，朝東邊下去，道上的石頭都給雨淋得亮光光的，再下去就是一個小場面，劉子瑞現在就在那小場面上收拾莊稼，場面上那個黑石頭小碌碡在雨裡黑得發亮。雨下了幾天呢？足足下了兩天，地裡的玉米長得實在是太高了，雨下得地裡的玉米東倒西歪，像是喝醉了。玉米棒子太大了，一個一個都驢球樣垂了下來。雨下了兩天，然後是暴太陽，這才叫熱，房頂，院子，地裡和遠遠近近的地方都冒著騰騰的蒸氣，像是蒸鍋，只不過人們都把這種氣叫做霧。太陽也許是太足了，又過了幾天，地就全乾了。上邊村的地是那種細泥土，那土簡直要比最細的籬篩出的莜麵還要細，光腳踩上去那才叫舒服。院子裡，雞又活了，又都東風壓倒西風地互相啄來啄去。雞的爪子，就像是一把把小耙子，不停地耙，不停地耙，把院子裡的土耙得不能再鬆，土耙鬆了，雞就要在土裡洗澡了：土是那樣的乾爽，那樣的細粉，熱乎乎的，雞們是高興的，爪子把土刨起多高，然後是翅子，把土揚起來，揚起來，身子一緊，接著是一抖，又一緊，又一抖。好像是，這樣還不夠，雞們有時候也是有創意的，有的雞就飛到房上去，要在房上耙。劉子瑞的女人就不依了，罵了。房頂上能讓雞耙嗎？劉子瑞的女人就一遍遍地把雞從房頂上罵下來，那雞竟也懂，她在那裡一罵，雞就飛到了牆頭上，好像是，懂得害羞了，小冠子那個紅，一抖一抖的。但雞是沒有上過學的，

不懂得什麼是紀律，過一會兒就又飛到了房頂上。劉子瑞的女人就又出去罵，忽然呢，她愣住了，或者，簡直是嚇了一跳。是誰上了房？從後邊，上去了，「唵唵、唵唵」地趕房上的鷄，房上的鷄這下子可給嚇壞了，叫著從天而降：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好像是在說「媽呀，媽呀，媽媽媽呀！」是誰？誰上了房，劉子瑞的女人不是用眼，是憑感覺，感覺到房上是誰了。是不是拴柱？劉子瑞的女人問了一聲，聲音不大，像是怕把誰嚇著。房頂上的塑料布給從房後邊「嘩啦嘩啦」扯下去了，答應的聲音也跟著到了房後。是不是拴柱？劉子瑞的女人知道是誰了，但她還是又問了一句，聲音不大，緊張著，好像是，怕嚇著了誰。房上的塑料布子，劉子瑞早就說要扯下去了，要曬曬房皮，但劉子瑞這幾天讓玉米累得不行，一回來就躺在那兒了。劉子瑞女人繞到房後邊去了，心是那樣的跳，劉子瑞女人繞到房後去了，好像是，這又是一個夢，房後邊怎麼會沒有人？人呢？她急了。媽你站開。兒子卻又在房上說話了，他又上了房，去把壓塑料布的一塊青磚拿開。媽你站開。兒子又在房上說，塑料布子，從房上「嘩啦」一聲，落下來了。劉子瑞女人看到兒子了，叉著腿，笑著，在房上站著，穿著牛仔褲，紅圓領背心。房頂上有窟窿了。兒子在房上說，彎下了腰，把一隻手從那窟窿裡伸進去。然後呢，兒子又從房上下來，然後呢，又上去，然後呢，又下來。兒子把一塊木板補在了那窟窿上，然後又弄了些泥，把那窟窿抹平了。劉子瑞女人在下